

# 达拉特快讯

# 响沙

2021年11月18日 星期四

3版

## 【乡土情怀】

## 小时候的院子

□郭小燕



家乡的小院背靠沿河大坝,与一条大路隔邻相望,平日里有羊成群经过,春秋收农人忙,这条路也忙。

小时候村里的孩子喜欢在院墙上玩耍,远处漫无边际绿油油的庄稼地里农人们终日劳作,从高空看,像绣花女在绣缎上缝走针线似的,倾尽心力的过程浩浩荡荡,振奋人心,让人向往,让人难忘。邻居家的梨树枝叶繁茂,挨着小院西墙生长,多少年来一直酝酿出一份恒久而又旺盛的精力,像得到了多情的浇灌,一阵春风袭来,千万粒雪白的梨花出墙来,淡淡的香花下,一家人其乐融融。

走进小院,一排平房坐北朝南,洁白的瓷砖、不锈钢门,对面并排好多间小粮房,院子方方正正,大概有三百多平米,我们姊妹三人从这里出生长大。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小院就是全家的菜园子,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菜园子,自给自足一年又一年,孩子们饿了,跑了,躲进园子里摘柿子、黄瓜、鲜嫩的果实在孩子

们眼前活脱脱体现价值,香浓的汁液一股脑向外喷溅,吃得过瘾,笑得尽兴。仿佛除了天与地,只剩下我们,那些纯净温暖的场面。

孩子们经常灰头土脸,却没有忘记一遍遍数圈里的牛羊,全心全意地关注小羊羔的成长,今年是可爱的小羊羔,明年居然长成了羊妈妈,后年成了羊奶奶,和大人抢着给家畜们喂食,家畜们不知道是水灾还是讨厌娃娃们,只要看到他们跑来跑去的身影,总会嗷嗷地叫唤几声。

夏天到来时,村里人一日三餐总会搬到院子里的树荫下进行,全家人围着四角桌席地而坐,餐风饮露不显艰辛,粗茶淡饭绿色营养。这般的清静与土生土长联系在一起显得更加生动悠长。

夜间响声不断,父母劳作一天特别疲惫,一直都是沾枕头就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的幸福,也是一种奢侈的幸福。孩子们习惯在美妙的鼾声中

作业,夜夜的鼾声变成了一种陪伴。朴素的生活不会滋生华丽的语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无声的

到村里长辈老小的夸奖,一传十,十传百,乐此不疲。

秋收冬藏之际,谈笑风生述丰年,从打谷场到小院堆满了粮食,是最让乡亲们流连忘返的地方。年轮相仿的人结伴儿逛游左邻右舍,询问收成,探讨明年的春耕计划,遇到过世面的邻居捐带了解一些国家的支农政策。当玉米、向日葵等农作物加工、装袋、入粮仓,家家都是大人孩子齐动手,像猴子捞月亮那样齐心协力,像愚公移山那样不辞辛劳。因为每个人都揣着满心的爱给家人,给乡亲,给这一生我养我的土地!

农闲时,小媳妇们带着针线活串门,每当干完家务活时,妈妈总隔着玻璃向院里张望,我知道她在期待丈夫、孩子们的到来,家里炕沿边经常坐满了人,一户人家变成了整村人的俱乐部。大概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添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也是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晚上看电视像赶集似的,院里

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房檐下一个高高的木头杆子,上面用粗铁丝拧一种图形,与天线连接在一起接收信号。常常有人为家人抱着木头杆子转来转去调整频道,所有人都静静地等待在那里。为一件事真心地欣喜,为一件事真心地沮丧,是人生中多么宝贵的经历。

每当少人冬天的时候,村里人的话匣子就开始了过年的味道。“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压粉条;二十七,杀猪头;二十八,贴窗花;二十九,煮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正月开始拜大年”,老人们总会不厌其烦地念叨无数遍,一遍比一遍更有精神,一遍比一遍更有奔头。小时候喜欢靠在爷爷奶奶的肩头心领神,感觉在讲述一种人生哲理,特别宏大,特别深远,现在想来其实那都是属于农家人的生活态度。

小院里装满了故事,家乡牵引着我的魂魄,让我在尘嚣中慢慢变老!

## 【清浅时光】



卧龙村里有我另世今生的亲人。我大致是在还没有学识字的时候,就已经能准确指认出“卧龙村”这三个字了。好多次,母亲翻开漆成红色的深红纸,探出半个身子,从密密麻麻的旧布单子里,摸出一块浆洗的有些泛黄、硬硬的白布,剪一个长方形,然后坐在炕沿上,用穿好的针线把这块白布四面绷展后,将它一针一线缝在一个包裹的中间位置上。

鼓鼓囊囊的包裹里,多数是农人新下来的谷米豆子、葵花树叶。父亲用编织袋层层包裹,同样用针线反复缝接封口。等父亲把白布缝到合适的地方,最后一步工序仍由父亲来完成。他右手握一柄油性好的圆珠笔,左手仔细丈量着白布的长短宽窄,然后一笔一划将嘴里念叨对着的十多个字挨个工工整整地写在白布上。

“山东省莱州市成山镇卧龙村李世发(收)”,前者是父亲少小早离家的家,后者是父亲牵挂的亲人。这一大串代表着某一个离我十分遥远的地名,我反复琢磨着父亲面读过的,其中,我对“卧龙村”三个字更感兴趣。

“为什么叫卧龙村呢?”我问。

“因为村子旁边就是大海,海里藏着祥龙,据老人们说,曾经就有一条龙从成山头上来,越过村子飞进南面的大海里,这以后,人们就给村子起了名卧龙村。”父亲面色红润,雄壮年轻,还是正当年的岁数。说这话的时候,他特意把舌卷着一卷,算是借机温习一下山东老家的口音。

这种略显生硬笨拙的口音我是熟悉的。地尽风光,瓜落德黄的农闲时刻,父亲总会把挂在墙上的一把旧了的二胡取下来,吱吱扭扭调弦一番。那是父亲师爷后,全家人背农忙食为他购买的一件乐器,远远地寄来的路上,即使饥肠辘辘,步履蹒跚,他也不能得丢弃。我们姊妹几个早已围坐在父亲身边,

等着他一边拉着二胡一边教我们唱歌。《牡丹花村红艳艳》(沂蒙山小调),一首一首唱下去,直到月上灯明,风吹雨歇。

更多时候,父亲会搜索着家乡的记忆,拍着桌子打着节奏给我们一段一段唱唱他熟能成诵的快书段子。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松打虎……”

这一段《武松打虎》的经典段子,往往住抽出来,这个时候,屋子里的气氛早就被之前的小段子烘托起来,那多乡多,端着茶碗的,端着鞋底的,喷吐着早烟的,编着筐子的,就都凑到院子里来,更有人操起了脸盆拿起了板子,家伙什儿一应俱全,场面就更热闹了。

父亲的记忆力极好,好多句的唱词基本一句不错,他这时已经不再需要亲自打板,就解放了双手,释放了表情,开始了最精彩的表演。一会儿张牙舞爪做老虎,一会儿威风凛凛扮武松,期间还随时转换着声调粗细,人声虎声。敲锣的砰砰切切传入佳境,打板的汗流满面直到手酸麻疼。这时候,父亲就完全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口音了。人们哄笑着,也模仿着,小声明唱得,也大声领唱着。进入高潮部分,一个段子就不得不再来第二遍,第三遍,直到空灵世界里有所有的声音都融进来,鸟语虫鸣,甚至连院子的羊蹄声也仿佛跟着哼叫起来。这种背井离乡的语言,终于在千里之外的农家之夜夜丰满,甚至膨胀起来。

春来冬去,我们也会总收到来自卧龙村的包裹,晒得金黄的地瓜干,颗颗饱满的虾米,各种鱼干、海带……说到远方的包裹,对于我们一家来说都是一件堪比过年的喜事,跟着父亲抱着重重的包裹回家,与路过的每一个路人寒暄道别,是值得炫耀与骄傲的。远方有亲,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这

## 人间清明

□李美霞

种美好,足以让贫乏的日子透出花香来。这些散发着海腥味的包裹里,包裹着一个孩子抑制不住的期待啊,同样是里三层外三层裹裹的严实。母亲就用剪子对缝轻剪,封口打开的一瞬间,自是一片欢呼,这些在当年的供销社里根本买不到、买不起的零食,让山东荣成市卧龙村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向往。

七岁那年,我第一次跟随父母辗转颠簸,踏上了山东的土地。之前常憧憬的卧龙村,终于在千里之外与我相遇。一个灵秀精致的村落,青山环绕,得天垂怜,是一方别样的存在。

我们选择农闲后的冬天出行。北方早已结冰的沟渠小河,在万顷荒凉中也已静止不动,光滑的冰面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奔驶时,我却在这里遇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流淌。

那一天下午,我每天数次到海边去,与上岸的每一朵宛如白莲的浪花嬉戏,捡拾各种天然馈赠的礼物,我甚至可以独自站在海面上,极目远望无边无际的大海。大多时候,海面平静安逸,波澜不惊,与我面面相觑不知厌倦。到了黄昏时分,镀金的太阳照在海面上,几缕微风拂过,碎玉一样的波纹就争先恐后向我推过来。而我,仍然痴痴的等待,屏息倾听海风的呼吸,远处偶尔划过的一道长长的波浪,礁石旁隐隐约约的巨大声响,都让我的内心既喜又怕——也许,那一条穿村而过的青龙,就隐藏在那一派涛声里,或游动在那一推一送的不安里!

我把脚印几乎都印刻在这片海滩上。我与这片海素未平生,却在内心与之相知甚深,小小的我日日行走在这片壮阔中,形单影只如浪花一般存在。我与大海,我与卧龙村,我与一个个操着浓烈的胶东半岛口音的亲人们之间,融洽的纯粹天然,丝丝合缝,毫无生分之感,飘着清香的荷叶馒头随意盛在竹编的筐子里,白胖酥软;满盘放歌的扇贝只是淡淡蒸过,撒一把在热腾腾的面条里就是一顿美餐;肉质鲜美的鲅鱼饺子被妈妈捏出各种形状排列成行,争相蹦跳进沸腾的锅里;满载运送的新鲜海产,带着长长的尾巴从海路跨越,留下一条条鲜亮的痕迹……

我甚至毫不费力地掌握了山东口音的发音要领,我熟路熟略带调皮地去与这些首次相遇的陌生人打招呼。那时的我,还不能明白,这一次的千里奔赴,之于父亲与我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无论我们出走多远,这一片海,这一处村落,就是我们此生割舍不掉的根脉。

在我们父亲离世落在这一个低矮陋室的那一刻起,在他的胞衣埋进大树下的一方葱郁的那一刻起,他就如一粒种子,在这片土地上刨出一个深深的坑,

在这一片土地上留下了清晰的记号。此后,时缓时急的浪花,时远时近的渔火,时动时静的海面,那一隅风帆飘扬的渔舍,那与生俱来的乡音,那开满每个夏天的石榴花、紫薇花,连同父母白头枯了又青、青了又枯的草,早已在血液里中浸泡,在骨头上生根。

每天早上,我必会在早亮的清晨醒来。不论前一晚睡到多晚,大人们早已在院子里聊天、忙活,似乎从不疲倦。晨曦里,名字被称为“李世发”的我的本家爷爷,带着他的儿子跟随着渔船从海上风尘仆仆归来。这个海的少年,从一出生就理所当然并无比幸福地皈依了这片海,父子俩承包了两艘渔船,年复一年地在岁月打磨一片茫茫大海上。

丰腴也罢,清瘦也罢,出走也罢,归来也罢。一方土地上的根脉,总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时光如流,岁月结茧。此后多年,我已不在故乡成长为一颗颗绽放的紫薇花,清风拂摆,花瓣儿细碎呵护着纤细娇嫩的花蕊。那无数根脉,就是一朵花的精神所在。在无数次回到海边,少年已散,波澜不惊,唯见海水日复一日打磨着礁石的棱角,与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一样,任劳任怨,素心安然。

我仍然记挂着这一片海,就像她同样记挂着我一样。站在海边,我无声,她无语。空灵与沉默是最好的对话,我们之间,只需静默相待,我只需以一颗远行归来的游子最虔诚的心感受这一片海,用最温柔的目光细细打量这一片细幼时光,足矣。

潮起潮落,击打着人间春秋。

我的卧龙村的亲人们,一边瓜熟蒂落地生长着,一边隐身不见随日月升降遁入泥土。故人逝去,流水般经过的都是陌生而崭新的面孔。村东几十米的成山头上,纤纤弱草早已噤声参禅,山路蜿蜒,被风雨修剪得愈发愈发旺盛,山的最高峰处,挨挨挤挤的人们极目远望,一览胜景。

山脚下的一片偏僻之所,即是父亲心头另一阵记忆。我的爷爷早已长眠于此,一抔草木,静守着一处隆起。爷爷先世,奶奶领着年方十七的父亲外出逃荒,掩面流泪,暂时背离了这一片大海,在他乡燃起一缕人间烟火。奶奶去世后,父亲将奶奶送回大海,送回大海她埋骨的地方田里,同时也把已此生的牵念送回卧龙村的阡陌纵横之间。

千里之外,燕去燕来,母亲也离开了人间,父亲于是在一夜之间就也失去了。古老的岁月里雨雪霏霏,情深杯浅,沟壑之间,盛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追念。

清明,就成了父亲绕不过去的悲

伤,也盛藏着父亲绕不过去的思念。每逢清明,父亲就计算着日子,打着量落笔的时间。

“趁我现在腿脚还利索,想在清明前后回一趟山东,给你爷爷奶奶挑一挑坟头的枯草,围一圈坟头的土。”几乎每年清明前后,父亲都会精神抖擞一路风尘,这一段念语,似做做佛门的弟子虔诚诵念的经文。

一个海边出生的男人,少年离家,此生背海而居,无法不让他对一片海念念不忘。如今人老孤单,父亲内心的那座灯塔却越来越明亮,故乡的山水,被无尽的思念追着——一束束光打,在大海深处浑然交汇,熠熠生辉。

于是,我们在清明之时又回到海边,回到一处庭院里,回到一亩田中,回到默默不语的卧龙村,回到零落陌生的亲人之间。

这一次,我深切感知到了一个村庄的衰老,如父亲一般,在一夜之间就青春不再。卧龙村仍守护在大海边的一个古朴老人,时间在它身上留下或淡或浓的印记。仁立海边,脚踏松软却坚实的海岸,悬浮的心瞬间嵌入人心,安稳妥贴。

四月清明,坟头的草刚刚生出来,只等着一场雨过后,再掩盖这一处人间隐秘。父亲双手紧握着把平头铁锹,细致认真地将坟堆两旁的枯草铲去,再将洁净新鲜的泥土堆砌成坟。

不用转身,我已看见父亲眼里滚出的海水,折射着灿烂阳光。双腿跪地,额头深深地触摸着——抚青草,一抔黄土,苍苍白发被风吹拂乱舞。山的后面,就是经几千年未改初衷的大海,就是梦中无数次呼唤万千游子的大海。父亲的每一次回眸,无不是一个背井离乡的女儿对故乡山水的朝圣,是一个思念成疾的游子对根脉血骨的辨认。

父亲很瘦,但腰板挺直。我的眼前浮现出大海上一道直挺的一叶孤帆,而我,追赶着海浪的脚印如梭,如今又何尝不是行走异乡的独舟。寒来暑往,冷暖交替,不过是为激起一朵岁的浪花努力。生命的本真就是历经风雨不忘辽阔河海的奔走,用无数次的离开、归来,失去、拥有为自己的灵魂锻造一处安身之所,山高路远,通体相宜。

香火袅袅,需需清酒一杯,人间清明,寻祖认亲,即是千里奔袭的理由。幸甚,我是海的女儿,此生得以端起这千里色泽醇绿的酒,祭天祭地,祭春风,祭海风,祭落原野,祭祖先亦祭后继,祭人间也祭光阴。

岁月流转,见证根脉传承。酒香醇厚,每一杯都足以陶醉天地山川。四目相视,我与父亲双手举杯,将一汪海水一饮而尽。

清明,就成了父亲绕不过去的悲

## 【诗情岁月】

### 回故乡

□白明翰

故乡的山山水水  
只适合牵手  
不便手并行

当你涉水过溪  
能听到潺潺溪语  
和卵石对唱的清婉

当你脚踏在篱笆  
看到满院咕咕咕  
遍地洒下的清辉

当你脚踏在台上  
藤藤藤声声  
有时对蝴蝶尾随

当你踱步沉鱼桥头  
孤雁划破圆月之前  
花香鸟语已把乡愁引爆

在故乡

在故乡的山山水水  
我终日走在古语营造的氛围  
随便走到哪儿脚下  
都能踩住(诗经)里那些  
白茅青青的小草

嗅到村东酒肆随风吹出的醇香

蓑笠苍苍,白露为霜  
刚刚登上堤岸唐语的氛围  
又被宋词的清婉风流迷住了眼

波光潋滟中  
模糊了爱情的倩影

只有在故乡  
你才能感知  
石缝间那些古老植物的盎然节奏  
这比红花和绿叶更美

飞鸟自鸣  
自语的轻语  
转出繁体字的简化

我知道  
在故乡  
还没有成为故乡的时候  
在那铺满卵石和甲骨文的河床上  
就有诗韵们聚集  
随着月光流淌